

李鉴踪 选编

最苦是情种

痴男怨女

散文精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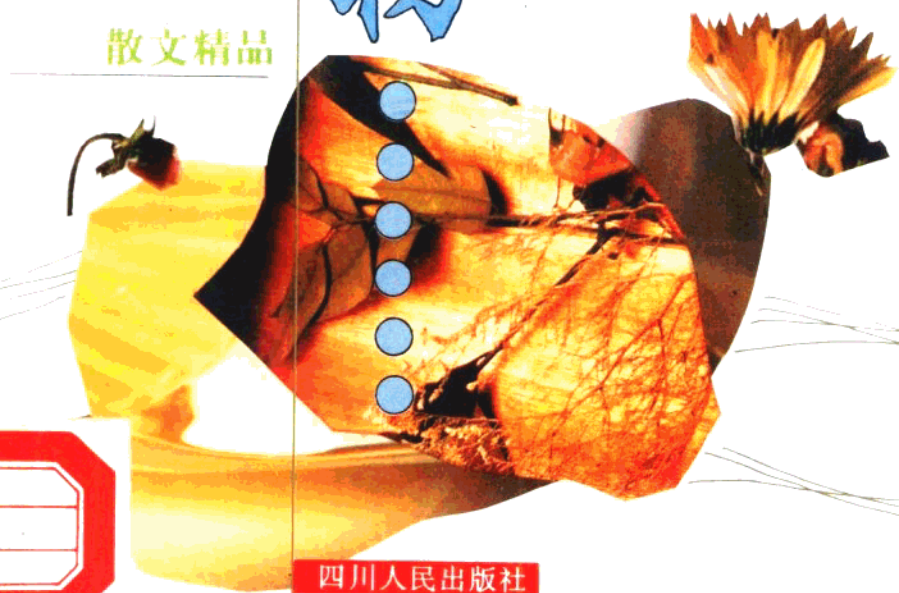
怨

当

初

YUAN DANG CHU

YUAN DANG CHU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67
419
2

YUAN DANG CHU

YUAN DANG CHU

李鉴踪 选编
怨当初……

怨 当初

079092

最苦是情种
痴男怨女 散文精品



女子学院 0051459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川新登字 001 号

责任编辑:袁正平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最苦是情种·痴男怨女散文精品

怨当初……

李鉴踪 选编

出 版:四川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 编:610012

经 销:四川省新华书店

照 排: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

印 刷:绵竹教育印刷厂

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:(028)6660527 6666009

开 本:787×1092 1/32 印 张:6.5

字 数:120千 印 数:20001—30000

版 次:1995年1月第1版 印 次:1995年7月第3次

ISBN7-220-02678-1/I·331

全套共4册,总定价26.00元(每册6.50元)



卷首语

萦绕于心间的痴情与怨恨

人生故事千千万，最动人的是爱情故事；爱情故事万万千，最动人的是那纯真的痴情和深深的怨情。人说太阳情最真，男女痴情真十分！人说天高海最深，情天恨海深万分！

为情所动，因情生爱，因爱生痴，这是人之常情；为情所困，因爱生怨，因怨生恨，也是常有的事。爱情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，满腔的痴情能使一个颓废的人振作起来；深深的怨恨则会把一个人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所谓“断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几个黄昏”。

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是永生难忘的，痴情与怨恨将永远萦绕于心间！

想当初，一见倾心，脸如红云，心似小鹿，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心跳的感觉让人窒息！

悔当初，错怪了心上人，抛却万千恩爱，纷飞劳燕各西东，悔不该呀悔不该！



怨当初，你是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是多么多么的寂寞，
那堪东风折残柳，乱随流水到天涯。“不思量，自难忘”哟！

恨当初，多情反被无情误，狠心的人儿将我抛，棒打鸳鸯，
天各一方！“珊瑚枕上千行泪，不是思君是恨君”！

萦绕于心间的永久的痴情与怨恨，将如影随形，紧紧缠绕你一辈子。这种感情是无法消除、永无止境的，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；“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”！这种心事是苦不堪言、不能告人也不愿告人的，“心思不能言，肠中车轮转”！你愿意在黄连树下独自品尝苦果，你乐意在揪心的痛楚中自个咀嚼往事。

本系列精选中外抒发痴情与怨恨的散文精品，编成《想当初……》、《悔当初……》、《怨当初……》、《恨当初……》四本。其中既有文学大师的心灵写照，也有寻常人生的感情经历。世人皆知黄连苦，你读过之后方知人间最苦是情种！

天不老，

情难绝，

心似双丝网，

中有千千结！

呜呼！好一个“痴”字得了，好一个“怨”字了得！



目 录

纸上罗曼斯	范若丁 (1)
最温柔的那一刻	(苏) 高尔基 (10)
为何不表白?	盛孰真 (14)
参星与商星	陈慧瑛 (27)
等 待	京之春 (33)
荷 包	(苏) 伊娜戈弗 (35)
一生的倾听	小 音 (41)
爱情故事	蒋亚林 (45)
星	许达然 (48)
致芳妮·布劳恩	(英) 约翰·济慈 (51)
走在人生的单行道上	李文君 (55)
初 秋	(美) 兰斯顿·休斯 (60)
你忘记了你的影子	林 黛 (63)
没有读懂的爱	唐春玲 (65)



雨，淋湿我的发梢	董 铭 (68)
重回首	小 舟 (71)
轻轻掩上心扉	张传芳 (74)
偶 像	张 琨 (78)
只为你眼里的清澈	殷保玲 (84)
阳光永不变质	晏 伟 (87)
相忘于江湖	高天生 (89)
原谅我无奈的过错	梦烟寒 (92)
无心絮语	纯 子 (96)
冰 纹	喻大翔 (100)
爱的示意	小 麦 编译 (105)
诗意之外的离别	马正建 (110)
诗的人生	元 平 (115)
初为人妻	陈丹燕 (121)
几度沧桑	陈瑞红 (126)
我知道你也在注视着我	周云娟 (130)
碧天偎着海洋	罗 兰 (133)
到哪儿去找高仓健	水 竹 (137)
我怀念过去的生活	方 威 (141)
别了，我的布蓓蕾	(法) 阿兰·德隆 (149)
一夜贵族	武 力 (155)
我丈夫写书	(英) 巴 利 (161)
等待蔚蓝	丽 坤 (168)
丈夫要远行	陈若颖 (173)



“爬格人”之夫的自白	宋治瑞 (178)
白瀑布	竹子 (183)
致爱人	刘普艳 (187)
缘 结	叶倩予 (191)
他想问她一句话	施雁冰 (195)
初恋，在湖心	樊银生 (197)
短街窄巷	刘益令 (200)



纸上罗曼斯

●范若丁

在一个暮春的黄昏，我从书店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本淡蓝色封面的书：《萧伯纳情书》。

在暮色里，望着淡蓝色的书，淡蓝色的街景，我沉入淡蓝色的遐想。

《萧伯纳情书》是伟大戏剧家萧伯纳同伟大女演员爱兰·黛丽的通信集。

萧伯纳和爱兰的故事及来往书信是动人的。萧伯纳比爱兰小八岁，他于1892年第一次写信给爱兰的时候，爱兰已经44岁了。此后，由于戏剧事业上的志同道合和互相倾慕，萧伯纳以“好述者”的热情给爱兰写了许多情书，并得到爱兰热烈的回应。他们通信达三十年之久，有一段时间简直是一天一封，为了赶邮车，信纸上透出了急切的心跳和脚步声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们虽住在同一个城市，相距只有步行20分钟的路程，却从未约会过。直到1900年12月萧氏



为爱兰创作的戏剧《布拉斯庞德上尉》初次上演，为了排戏，爱兰才从舞台的灯光里走到萧氏面前。不能说萧氏对爱兰没有进一步的冀求，当他们正式晤面之时，爱兰已同她舞台上的老搭档欧文爵士分手，心灵出现空虚，多情的萧氏“禁不住想到我也许能够填补这颗空虚的心”，可是生活却出现了比他们编演的戏剧更有戏剧性的转折，扮演《布拉斯庞德上尉》一剧男主角的美国年轻演员詹姆斯·卡鲁，恰在此时成了幸运的俘虏，尔后又成了爱兰的丈夫。萧氏直到1928年爱兰逝世，都同她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友爱关系，双方共留下三百余封充满机智、幽默、热情、温柔、殷勤和诚挚的被人称作情书的书信。萧氏很珍视他同爱兰这段纸上罗曼斯——纸上姻缘。他说：“有人也许埋怨这一切都是纸上的。让人们记住：人类只有在纸上才能创造光荣、美丽、真理、知识、美德和永恒的爱。”这种罗曼蒂克在我们深受东方文化陶冶的中国人看来，也许是太虚无缥缈的了。

走出书店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买这本书。及至在薄暮中走了几条街，我才想起在许许多多以前读过这本书；想起她，想起我那阴郁的童年生活中一个柔和的亮点；想起不是书上的却是被书引发出来的一段纸上罗曼斯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在我的梦中描绘她的形象。这要怪我的老乳母陈干娘，她总喜欢絮絮不休地讲述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在开封的生活，老乳母常讲到她——一个美丽的从小丧母的十分令人怜爱的小女孩。我记不得她的面貌和她从幼稚园带回的歌声，记不得那双含着泪光的大眼睛。但我根据老乳

母的讲述，暗暗描绘着她，并暗暗为这失去母亲的小女孩哭泣。

我的父亲是军人，同她的父亲长期共事。1944年家乡沦陷，父亲派人把全家接到河南南部的一个小镇上，许多从沦陷区出来的部队家属聚集在这里。我到镇上的小学校插班读五年级，第一次走进教室就认出了她，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上课铃响过，老师把我带进教室。坐在课桌后面的同学都把目光转过来。这时我看到一个坐在第二排的女生扭过脸来，朦胧的长睫毛张了张，眸子一闪，流出一缕惊讶的难以觉察的微笑。她穿一身黑衣服，脸色有些苍白。立即我下意识地感到：这就是她。

班上的男女同学不讲话，我同她也从不讲话。我们两家有亲戚关系，她父亲又是我父亲的下级。她的继母和弟弟常常到我们家来，她却从不到我们家来。

傍晚放学，我每每走在她的后边，远远地望着那个小小的穿黑衣服的身影。苍茫的暮色慢慢地把那张苍白的脸、那络络飘动的黑发、那一身夜一般的衣服晕化、消融，浸出一片悲哀与欣喜。

我的功课很好，班上有些同学忌恨我，我感到她也忌恨我，因为她常常故意不看我，我很难过，学校举行讲演比赛，我说话口吃，有些同学想看我的笑话，讲演比赛的总题目是《我最崇拜的民族英雄》，我讲岳飞。我走上讲台，看到她的眼睛里充满忧虑，心颤抖了一下。我热情迸发地讲到



岳母刻字，讲到十二道金牌，讲到风波亭……她的眼神由担忧变为鼓舞和赞许。当全班同学报我以热烈的掌声，唯独她没有鼓掌，她望着我，充满盈盈泪水的眼睛里漾起了一缕会心的微笑。……她讲的是张骞通西域，讲得很有感情。后来，我被推选到全校参加比赛，并取得了第一名。几次讲演，我都看到那双泪水盈盈、蕴含笑意的眼睛。

整个学期我同她只讲过一句话，机缘却是为了一本书。一次，父亲的随从参谋从南阳城带回两本书：一本《第五号特派员》、一本《萧伯纳情书》。书是草纸印的，印制粗糙。抗战时期在乡下难得看到一本刚出版的新书。一本散发出浓烈的草纸酸味的新书，已足以诱发我的奇想，何况大文豪萧伯纳的“情书”呢。我不顾参谋的劝阻，硬把这本《萧伯纳情书》带到班上，这立即引起了骚动。男同学带着神秘的好奇心走到我的座位旁借书，书在课桌下传来传去，不时发出一阵窃窃私议和轻笑，以至于同男生隔着楚河汉界的前两排女生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她们初而扬言要报告老师，继而要求把书传给她们，只有她默默不语。傍晚放学，她在座位上延宕了一会，待教室空了，她以素常的轻捷步子绕过几行课桌，站在我的面前。

“我看看那本书。”她瞟了我一眼，说。

“别人拿去了。”

她粲然一笑，低下头，擦着我的课桌，匆匆走出门口。

我惘然望着她的背影，随她走出教室，沿着田间小路，懊丧地聊无情绪地走着。黄昏最后一点微光像纱幔一般在空

中抖动一下，跃落了，夜雾升起，遮住了绰约妩媚的黑色身影。我想象着那盏伴她夜读的煤油灯，轻轻叹口气，走回家去。

后来，同学将书还给我，我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将书交给她。每天放学我都默默地走在她身后，我和她之间仍隔着夜雾般浓重的沉默。

次年春，日本军队进攻南阳，我们两家逃难到伏牛山麓的一个小村子里。两家同住一座房，三间房两头住，进出一个门口，共吃一锅饭，唯有我们两个仍不讲话。陈干娘很喜欢她，常拉她扯闲话，只要她在陈干娘身边，即使陈干娘给我核桃，我也不过去。

山外不时传来忽紧忽疏的炮声，根据炮声远近，大人们揣度着战事的发展和我父亲的部队的方位。被炮声包围的山沟，有一种奇妙的宁静气氛。这里好像是世外桃源，牛儿照样吃草，柞树照样发芽，山菊花照样开放，蚕房照样孵蚕，母亲和祖母照样吵架，我照样在希冀着同她说一句话。尽管死神正在窥视，生命仍然如此运动，我是个腼腆的爱冥想的孩子，我常常独自走上山坡，躺在柞树丛旁的大石上，凝望蓝天，看白云变化，看飞鸟来去，冥想这变化和来去的奥秘。山脚下有条小河，村人叫它西洛河，河床很宽，分布着沙滩、石碛和芦苇。一带清流从对面弯过来，割断河床，绕山脚流过。她常来河边看书，有时帮陈干娘洗衣服。我喜欢躺在山坡，听河边那因回声而放大的絮语、笑声、捶衣声……



一天中午，河滩上寂然无声，风从山上滚下来，摇着柞丛，用它单调的呜呜把悲凉一阵阵灌进我的心。春阳晒得我浑身燥热，我感到寂寞和困怠，站起身，百无聊赖地向河滩走去。我踩着卵石，随手打落一片片芦花，忽然心止不住激跳，河滩在我眼前变得神秘而诱人。我走向那个陈干娘和她常去洗衣服的水潭，转过河湾上的一棵老柳树，看到水潭上的山崖，胆怯了，像是害怕遇到传说中那个美丽的河妖。但我却十分想看到那个可爱的河妖，只迟疑了一下，又向前走。平静的水潭一半罩着山影，一半闪着金光，山影晃动，好像是谁在拉一扇大门，但任谁也没有从这扇大门中走出来，这里既没有河妖，也没有她。

我失望地坐在水潭边一块光滑的淡黄色的圆石上，看着被波光扭曲的面影。几条自由自在的鱼儿游过来，啄着我的眼睛和鼻子，我用石子投它们，影子碎落在回旋的波纹里。我同鱼儿玩游戏，水面平了再皱，皱了又平，却突然出现了奇迹，在一次波纹平息之后，我惊愕地看到水面上多了一个人影，那是她。她坐在水潭另一面的柳树下，脸埋在书里。大概是我抢占了她的位置，侵犯了她的神圣领地，她瞟了我一眼，似乎含着微嗔和哀怨。

我一动不动，只怅怅地看着水中的影子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猝然我被她的喊声唤醒。

“哎——”她站在柳树旁，焦急地向我打着手势。

还未等我醒悟，一阵巨大的轰鸣从头顶卷过。日本飞机来了。我猛然跳起来，狂乱地向她发出呼叫打着手势要她卧

倒。

两人招呼着，但谁也没有卧倒。敌机的阴影从河滩滑过，机关枪扫射击起串串水柱，来来回回地分割着水潭。接着，静极了，水雾渐渐消散，她痴痴地望着我，兀然扭转身抱着老柳树痛哭起来。望着她耸动的肩头，我倚在一块大石上，也哭了。

小河又归于沉默。

我们在小村子里住了半个月，父亲派了一营部队来接家属。她继母打算带她和她的弟弟回家乡，不同我们一起走。

吃罢晚饭，营长对我母亲说，等月亮升上来，可以看清山路就出发。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我坐在窗下白木桌前，对着黑黝黝的天空出神，眼前渐渐显出山的轮廓，山色渐渐淡了，似乎渐渐向后退去，山顶透出微明，云散了，像一张网，网着一轮月亮和几颗星星。她走过来，同陈干娘低声说话。我回过头，不料正碰到她的目光，只一霎那，她急忙低下头佯向陈干娘，把身子躲进阴影里。我从书包里拿出《萧伯纳情书》和一张白纸，望着纸上的清辉，想了想，用铅笔写了一行字：

留下月光和这本书。

这是一封信，没有说写给谁，也没有谁写的，不需要说。我把我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夹在书中。

我真的留下了月光和书，还有我不知的一些什么。

我家起行时，她同她继母送到大门口。她在门柱旁停住，身子浸在月色里，脸庞闪着毫光，愈使人感到苍白、皎



洁和纯真。月波如水，水波如她的双眸，双眸如灿烂的星光，她凝望着我，我感到了她那常年隐含着哀伤与痛苦的眼睛绽出了微笑，我感到月亮同星星一起向我飞来。她是月亮，她是星星，世界是美好的、纯洁的，世界上没有哀伤与痛苦，世界没有战争，没有炮火。……以至子弹在我身边呼啸，机关枪喷射的火焰在夜空飞舞，营长大声命令我们卧倒，我贴着地面，听到远远近近的冲杀声，才从月光下那个恬静的梦里回来。凌晨，我们走出敌占区，人困马乏，坐在一个村庄外面的打麦场上休息。我摸摸挎在身上的书包，才发觉里面的书不知什么时候都丢了。

但我舒了口气，因为我留下了那本书，那本洒满月光的书。

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她突然出现在开封我的家里。她们全家也迁来开封，并住进我家的小院。好像她长大了许多，第一天她就拿着那本《萧伯纳情书》来找我，把书往书桌上一放，说“呶，还给你。”

“为什么还我？”

“不是借给我的吗？”

“送给你的。”

“谁知道你是送给我的？”她莞尔一笑，“你只说‘留下’，人家留下的东西我得保存好，可你留下的月光我无法保存，丢失了。”她作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

“那你赔我的月光……”我感到我也长大了许多。

后来，她常常在风琴上弹奏《月光曲》的主旋律。虽说

贝多芬的这支奏鸣曲并非描述月光，我却从她的琴声中，看到了山村、小河和月夜幽静的清辉。

1948年秋天，桐叶飘落，她同她的家人离开了我们共同居住三年的小院。此后，我们真的长大了，她在部队，在大学，都常常同我通信，我们写了许多可以称作情书的信，直到1957年。

多少年后，她告诉我，1958年她一连给我写过三十多封信，都被在信封上注上“查无此人”而退回。是的，那时我已去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。

这是我的一段纸上罗曼斯。

在淡蓝色的夜雾中走着，慢慢我想起这本淡蓝色封面的书给予我的机缘与哀伤。我们不像萧伯纳与爱兰·黛丽那么快乐，我们是哀伤的。